

去远方，看见被生活“淹没”的自己

□ 李佳

每次旅行，总会面对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或许，这个问题没有必要，我有一个明确的身份，有职业使命、规律生活，有三五好友、偶尔相聚，有喜欢做的事，还有些事非做不可。它们构成了生活，进而构成了我，日子久了，“我是谁”也被它们所定义。然而，这些都是在出游之前。从踏上旅途的第一刻起，我便进入了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。当舱门关闭，飞机冲进跑道，继而冲上云霄，随着空气变得稀薄，附着在身上的定义也被渐渐淡薄。在我的身边，只剩下蓝天和白云了。那么，我该是谁呢？

我踏上了前往西班牙的旅程。因为没有提前值机，座位仿佛开盲盒，我与同行者分散坐了，不一会儿，被一群金发碧眼、络腮胡子的大高个给包围了。他们一上来，使用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流，那样兴奋。我意识到，他们大约是西班牙人，旅程的目的是“回家”。这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，的确正驶向他们的国度。那么此刻飞

机上的我到底是本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？我若与他们交流，是以主人的身份，还是以旅客的身份？从他们明亮的快乐中，我察觉到他们是没有这种迷茫的，于是，那场想象中的交流，终究没有开始。

飞机，是旅行的转场。每到一个新的国度，要让自己切换身份，接受新的时序、语言、习俗、规则乃至全然不同的目光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所幸，我的“适应期”不是太长。一两天后，便有许多个不同的“我”陆陆续续地露面，带来惊喜，有时也让人诧异。

在希腊圣托里尼岛，为节约旅费，我们聘请了当地的导游和司机，直到导游赶来的路上，才发觉语言可能成为问题。看来接下来的3天，我们中必须有人用英文与对方交流并担任大家的翻译。我的英文水平没有多好，但同行的大都是父辈的年纪，英文几乎不通，能做领队兼翻译的，只有我。很快，导游来了，是位巴基斯坦人，口音极重。正当我不知所措之际，十几双眼

睛齐刷刷地向我，就在这样百感焦灼的时刻，不知怎的我灵光乍现，英文突然切换到“流利模式”。或许开始，我与导游是各说各的，而随着接触深入，交流变得越来越顺畅，漂亮地撑起了3天愉快的行程。

也有突如其来的喜好。比如说，喝咖啡。我平常不怎么喝咖啡，喝了容易失眠，而这次旅程开始没多久，我就有了每天一杯咖啡的习惯。最初，是在服务区。欧洲的服务区有很好的咖啡馆，也有看得见风景的平台，咖啡也不贵。旅程中歇一下，喝一杯，不再只是单纯地等待发车，而是抬起头看天、看飞来飞去的鸟，偶尔也跟不相识的旅人聊几句。在从格拉纳达到瓦伦西亚的服务区，我偶遇了一群机车老男生，与他们一同在露天阳光下享受咖啡。这群身着帅气机车服的老男生，说与笑全是粗犷的、大张旗鼓的，再加上身旁那一片茫茫的、黄土裸露的旷野平原，一时间，我真有种穿越到海明威笔下世界的错觉。

服务区的咖啡，打开了“偶然性”的大门；而城市街区的咖啡，掌握了“沉浸式”的密码。巴塞罗那感恩大街上的那杯咖啡，令我念念不忘。并非什么特别的品种，也不是因为店面独特，像那样的咖啡馆，街上随处可见。那个下午的天空，蓝得透明，日光轻柔，松弛地挂在每一位啜饮或小酌的人脸上。这一切，吸引我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。那杯咖啡，有精致的拉花，醇香扑鼻，而真正令我陶醉的，是透过它与整条大街相望，是慢下来倾听这座城市，是不经意间停在桌畔的灰鸽，是万物平和、内心安静……咖啡香气里氤氲的，是时光的纹路。

每次踏上旅途，世界便朦胧起来。不仅关于“我”的定义剥离了，有些原本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开始模糊，像对美与丑、伟大与渺小、贫与富的判断，乃至时间的长度、人与人的差别亦都不那般尖锐。对于每一种城市格调、生活模式，又都会有一种代入感，仿佛自己可以在各个情

境中随意切换，安享片刻“非己”时光。在这样的时光里，我既非本地人，又非异乡人，我谁也不是，亦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

就这样，我变得不那么地“我”了，怎样都无所谓，对所有事都兴致盎然。能发自内心地欣赏宽窄窄窄的街巷、高高矮矮的房子、天马行空的涂鸦、琳琅满目的橱窗；能沉浸在旷野、大河、山峦未经雕饰的美中，能轻而易举辨认出橄榄树和石榴花；能尽情享受每一个清晨、午后和黄昏，感到每小时乃至每分钟都充满意义……更要紧的是，能写诗了！自从近年我的诗兴在书桌旁枯竭后，每每踏上旅途，它又会被自然而然后唤醒。

于是乎，随着旅行的深入，关于“我是谁”的问题更难解了。又或者，真正难解的，是“我”：无数个于世俗寻常的我，那些真实的我，和关于我的无限可能。这大概正是旅行的意义之一吧。

旅途中，我们看到的，不只是风景，更有那个被生活“淹没”的自己。 据《解放日报》

过去和现在

□ 王纪人



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记载：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，此为首。”元旦又称“三元”，即岁之元、月之元、时之元。可见元旦在旧历上指的就是大年初一。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上，当场发布《改用阳历令》，将西方的历法作为官方历法，并将元旦从农历正月初一，改到公历1月1日。然而在习惯上，人们更看重汉武帝时期就设定的农历春节。不仅放假的时间多了几倍，无需在岗位上辛苦搬砖，更可以游子归乡，夫妻团圆，阖家欢聚。消费指数也由此剧增，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，也即引擎的引擎。

春节作为中国历史悠久且最重要的节日，民间往往从腊八或小年开始，到元宵结束，凡此均叫“过年”。

从记事起，岁末“掸扬尘”之类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居所习俗。从趴在梯子上用鸡毛掸子扫除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尘起始，到擦窗子扫地和拖地板，这一洒扫庭除的事需要几个劳动力和几个工作日才能完成。我从读书时代开始，就常常参与年来岁尾的大扫除。后来有了吸尘器，大扫除就实现了机械化和半自动化。但吸尘器也有重量，“举手之劳”也可能伤筋动骨。上周幸亏有儿子前来“扫除茅舍添尘器”，只是第二天就告知手臂痛了，而钟点工阿姨也在我们更换新窗帘前，主动把18扇玻璃窗擦得一千二净，令人感动。

过年攻略的第二项就是“买年货”，即采购年夜饭和宴请客人的各种食材，乃至各式南北土特产、糖果、糕点和水果。采购清单无须列出，都在总指挥母亲大人的脑海里。有时候她从七个子女中挑出几个亲自带队，有时候分配任务让我们兵分几路。我年纪最小，往往被差去打酱油。一般来讲，姐姐们分配到的家务事相对总会多些。现在买年货变得轻松多了，凡是电商可以覆盖的商品，只要一个微信订单即刻可以手到擒来，送货上门。省得亲自出马四处奔波，更不必现金交易。喇的一下，就银货两讫了。

过年攻略的第三项内容就是烧年夜饭。这项工作往往从小年夜就开始了。母亲是大厨，二姐是二厨，三姐四姐当下手，两位哥哥不知在忙什么，我自愿边吃猪油渣边做八宝饭。做八宝饭的顺序是，先在空碗里抹一层熬过的猪油，碗底碗壁贴上几片去核的红枣以及莲子之类，再适量砌上一层糯米饭，用勺放入事先做好的豆沙，然后再用糯米饭填充空余部位压紧。吃之前需蒸熟，然后碗口朝下，在碗底拍一下，喷香可口的八宝饭就如一座半圆的小丘合在碟子上。我把八宝饭的制作过程写得如此详细，不是说我已达到点师的水平，只是表明重在参与。准备年夜饭，需要人多势众，齐心协力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“吃年夜饭”才是过年的重中之重，更需人海战术。做菜的手艺高强，众人便胃口大开，其乐融融。传统的年夜饭开席后有一定的规矩，第一个下箸的应该是父亲，他第一筷是夹给祖母的。子女都是小八腊子，长辈动过筷才能下箸。距离远的菜臂长莫及，站起来夹是行为失当，可以请距离适中者摆渡。鱼是不能吃光的，那才能“年年有余”。这种餐桌上的规训习俗，长辈只要说过一次，子女都会牢记在心。现在的家庭结构都日趋小型化，加上我们小家庭人员在烹饪方面都缺乏天赋和耐心，便采取下馆子的形式完成一顿年夜饭。今年竟然发现一家粤菜馆，年夜饭的菜单和价格固然与平时不一样，但可以自定品种，也不设总价。太太便把我手写的菜单发给店长，定金竟是店长先行垫付的。只是吃年夜饭的时间要排到翻台面之后的第二波。

等到吃完年夜饭那天，春节的那些事便完成过半。别家放鞭炮，我们小时候都不参与，听个响而已。我更愿意躺在父亲的脚跟前，与他一起听听收音机里的苏州评弹。那时候名家辈出，流派纷呈，一个个都是上佳。初二开始，来拜年的人便络绎不绝。传统的年总是过得很热闹，很有仪式感，也践行着公序良俗。现在既然中国春节已成为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那么如何继承发扬和改革创新，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践行的。把春节所蕴含的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的文化精神，推向全世界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使命。据《新民晚报》

寒山寺钟声

□ 费凡平

生见过的最大一口大钟，在烟雨朦胧的河面上，这个庞然大物枕着运河的浪花，静静横卧在宽敞的船舱里，显示出独有的古韵和伟岸。

大钟正面有“古寒山寺”苍劲有力的4个大字，钟面刻有经文70024字，可见独具匠心。这些经文出自《妙法莲华经》。大钟裙边上还有9幅精美的仙女飞天图，平添一抹神韵。

寒山寺的光瑞法师告诉我，这口大钟高达8.58米、最大直径5.088米，由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(471厂)，历时8个月之久才铸造成功。大钟吊上岸，就放置在不足百米远为其度身定做的钟亭中。

钟亭等到大铜钟运抵后，才动工最后封顶。整个钟亭，均用上等红木造就。

钟亭造好后，前有刻着《枫桥夜泊》大碑，中间便是这座仿唐大钟的美丽钟亭，后面有枫桥古塔，三个标志性景点，连成了一条直线，这个跨越时空的构想，从历史深处走来，赋予了寒山寺崭新的时代内涵，在古老的枫桥岸边，形成又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告别时，先瑞法师诚邀我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，能再次光临寒山寺，一起聆听这口大钟为奥运祈福敲响的钟声。

可惜，我失约了。这年汶川发生了“5·12”大地震，我一直忙于采访，来回奔忙着。

北京奥运会开幕这天，我恰巧在映秀，与灾民一起坐在简易的抗震救灾房中，报道他们劫后收看奥运电视的实况，因此错过了在寒山寺现场，聆听这口大钟撞击的恢宏声响！

前不久，在又一个风轻云淡的秋日，我如愿以偿，来到枫桥，走近寒山寺钟楼。

此刻，铜钟静默，却非无声，铜钟可度量，却似无边。手扶铜钟，激情依旧。不知是哪位游客在钟楼里虔诚地扶着巨大铜钟，朝大钟撞去，大钟瞬间发出“铛——铛——铛”浑厚而绵长的轰鸣声，在枫桥景区上空久久回荡。

因为，张继的诗，我走近了寒山寺，因为，那个雪夜，我审视了自己，把警策留在了生命里，因为，这座大钟，把激越和绚丽留给了今日的枫桥岸边……

岁月荏苒，这一刻，在我的心里，这里的钟声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寺庙祈福的概念，这钟声，意味着一段历史，一种文化，浓缩在秋日的诗意中，它更是一种激情的象征，让我听之心动。

岁末已近，又一个蛇年将至，我仍会再次站在枫桥上，聆听恢宏的钟声，并渴望在枫桥畔能与张继席地而坐，祈福蛇年，隔空举杯，齐诵《枫桥夜泊》……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